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二

孟子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人少則慕父母節

慕少艾慕妻子慕君。各自有變相。然一言斷之。總不慕父母耳。人當慕此三者時。幾不知其有父母矣。江陵棄禮戀位。當時猶共非之。後且習為故事。了不足異矣。此人倫之極變也。

**世喜** 忠孝之性出于一原。則慕父母者似不妨慕君。而吾與

恒情比類而稱之者。則以其慕在少艾妻子之後。而非忠孝之初心也。**評** 仍是慕少艾妻子耳。總與父母無干。

仕則慕君。須從世情極尋常處。映射大孝之慕。俗文取正意。却將潘岳之板輿。毛義之捧檄為辭。不但與本旨相悖。亦見其方寸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一

正編

之可誅矣。

不言得於君則熱中。而言不得於君則熱中。寫盡窮秀才巧仕宦躁妄之念。此時不知置父母於何所。孰字正如集糞之蠅。爭骨之狗。

終身兩字中。正有多少變故。而慕字無往不在。方是孩提至性。聖人至誠。

正從他人變遷中。看出大孝之終身來。若大孝又何知終身之有。上數句大孝亦有之。不是摒當一切。專去慕父母也。正要從少艾妻子仕君中。勘出。方見終身之難。

終身兩字。正有多少閱歷。多少鍛鍊。多少引誘。而慕如故。所以難也。

慕字有根。此人所同也。慕字無盡。此大孝所獨也。

終身之慕。卽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拆。而干霄蔽日之勢已具。及至干霄蔽日。仍是萌芽甲拆者而已。

慕只是少時之慕。五十而慕。猶然少時之慕耳。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節。

萬章只疑舜之不告耳。聞孟子之說。以爲舜果不當告。堯則何以亦不告。是其意中仍疑舜在。

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不告。此正是古人論事精細。四面八方。眼光皆到處。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聖人作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正自如此。只亦知兩字。便見有多少苦衷。隱曲難言之處。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二

正編

**張**大舜之不死。人甚疑之。而不知父母之身固不可以行

始也。**程**掩井却只是行殆。不爲順令。看得好。**程**親而不愛其子。

非人情也。特一日之惑耳。安知不悟于異時乎。**程**如此說。方是

天理上事。方見聖人行權。正是守經。○聖人所爲。止是情理之

極至。然所謂情理者。皆本乎天。非庸俗之所謂情理也。故以稀

奇詫異。看聖人者。固不是。卽以後世人欲心腸看聖人。謂聖人

不過如此。尤不是。

鬱陶思君爾。誰道足下不會思來。越認真得可笑。是卒見舜講。是

沒意思語。是急中撰出語。是若自解說。非自解說語。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節。

反覆所以喜之故。方想出僞字來。是然則二字之神。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

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偽字耳。然則語氣只得如此。今人見人纔學好事。自忖必無此心。便指他人爲僞。此卽荀卿性惡之說。其壞人心術不淺。不道以僞道學加人。人誠未必考亭也。已不先坐定真侂胄乎。聞其言。可以辨其類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陳子龍文**云云。**徐閻公**不明于後世事。則不知聖人情法兼盡之妙。今以吾郡文爲略理言事。如此等題。可以言理乎。湛湛江水。寫內則之篇。此梁簡文之所歎也。**濬**似爲後世處宗室弊病而發。非論虞帝事也。其言亦殊通暢。若言不明後事。不知聖人情法兼盡之妙。此却不然。不明聖人之道。不知後事之失之由耳。舜之待象。純乎天理仁義上事。後世只在人欲利害上計較。此有天淵之隔。大樽此文也。只在利害上立脚。所謂略理言事亦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正編 不誣。此卽理也。何題可不以理言乎。公等自作江水觀。自投蕭綱兄弟位下。宜其得此號耳。

**陳蔡** **蔡文** 舜與堯皆黃帝之孫也。黃帝之天下。遞傳於堯。而不及 **瞽瞍**。此皆信古史之誕。而成陋論。黃帝之後。如瞽者不知凡幾。安能及之。甚矣眼孔之小也。**文**古未有封建之法也。舜於象始行之。**濬**焉知古諸侯由來無以同姓封者乎。**文**封建之法。惟功是視。**濬**此亦從項羽漢高之法言耳。三代前封建未必然。**文**吾獨疑舜之厚於象。而薄瞽瞍。瞽亦徒有天子父之名耳。及其卒也。舜郊堯而不郊瞽瞍。生徒有其名。死從而奪之。斯亦後世之議之所從生也。**濬**如公之予。則公之盾自敗矣。以後世野言俚情論古聖。真成亂道。文人不知道。未有不出此者也。○凡爲詫異者。必反出庸常之下。佛氏好言夸誕。至恒河沙世界。然

推其極也。與禽獸衆生等。而反以人道爲非。此可笑也。文人之  
夸誕。好言太古不經。然推其極也。與晚近之情事親切。而反以  
中古爲疑。亦可笑也。如大士此文。非不奇快。然皆以後代鄙俚  
之見論古聖人。此足以驚俗生。而不足當學者一笑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節

**章世純文**云云。**文子子**言文武則貶武。言堯舜則貶舜。此不獨薄  
福書生。輕狂小子。亦且淺陋可笑之甚。豈有學問人所宜見之  
文字耶。勸君抹撇雞腸狗肝。且細心讀聖人書。觀聖人大作用  
也。**評**于子先生此評。真有功於學者。文人好翻新出論。每自陷  
入于大不道而不知。究之其所爲新奇者。真鄙俚不足道。亦天  
下無知小人之所嘗談耳。

**文南英文**古道淳龐。未有殺降之慘。不過命其禁錮淹留。畢牖下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四 正編

之命。**評**殺三苗。是殺其君。亦非殺降之慘。**文**究其終于三危。似  
爲殺之之條。而考其服于三危。至有不敘之實。**評**其國自不敘  
**文**至春秋。而其後猶得與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評**原未嘗殲其  
種類。強作解。何當於理。照註固未嘗有謬于經也。當時好妄論  
者。甚謂堯幽囚舜野死。及說到此。又謂聖人殺不得一箇蠻君  
真可笑也。

**黃厚耀文**暴其罪而不戮其身。聖帝之所以待崇伯也。**評**死于極  
亦戮其身矣。**文**觀舜之所以處鯀。而知鯀之爲罪。固未可與共  
驩並論者也。**評**若然。何統云四罪誅不仁。況工驩亦止流放。**文**  
鯀所際者。天傾地陷之世。其勝任者大神大聖。而非夫壽諸之  
智所能爲。**評**此論平反允愜。然鯀九年自任勿辭。罪却難遣。**文**  
鯀所負者。堅強倖直之才。其得罪在獨斷獨行。而非有滔天之

惡以禍世。此何事而獨斷獨行。是卽滔天禍世也。方鯀之舉以四岳而不舉以共驩也。蓋亦非比周乎小人者矣。帝咨四岳共驩原不得舉薦。何可以此曲爲之辭。方堯之不用其子以登庸不用共工以若采而姑用鯀治水也。蓋亦以一時之臣無出鯀右者矣。是帝所以始弗而終遣之故。非徇衆也。文舜自攝位之後權之以爲鯀雖不殺一人而洪水之所殺已久。是卽無異於鯀殺。只此是鐵案勘辭。再無解處。文鯀雖殺及天下而原其殺之者出于治水。是終與殺人有殊。評後世治河止爲國計。然且潰決無功必伏法。況鯀害及天下乎。夫惟苦其形神而不必殊其首領。所以聖子嗣興無礙其爲幹蠱之地。果殊其首領亦必天理允當。何礙于聖子之幹蠱。與此論極悖。趙岐注孟子不言殛字爲何。鄭玄注周禮則云廢以馭其罪。廢猶放也。舜殛鯀於羽山是也。陸德明釋云。殛。誅也。曲禮齒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刑罪也。今以尚書竄鯀於羽山證之。則鄭陸之說良是。但鯀死於竄所。故洪範云。鯀則殛死。春秋傳云。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也。以殛爲殺。向屬沿悞。按蔡傳。殛則拘囚困苦之。亦未嘗訓殺。然洪範云。鯀則殛死。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其非輕罪可知。蓋共驩三苗害在一官。禍及一方。鯀之禍害及天下。故共驩三苗曰。流曰。放曰。竄。而鯀曰。殛。則鯀罪重于共驩三苗。非輕也。故謂殛非殺。則可。謂鯀罪輕而曲爲之出脫。則不可。其所以必欲曲爲出脫者。以禹故也。不知鯀殛禹興。皆天理之所當然。非若後世刑賞德怨之私。又何礙于禹而爲之曲說乎。近見論者以爲鯀若伏誅。則禹與舜讐。必不肯臣舜而服事。此說至悖。周官曰。殺人而義者。令

勿讐。讐之則死。平人殺之而義且不可讐。况聖人而作君乎。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以舜誅鯀。有不受者乎。舜之誅鯀。天道也。天可讐乎。凡君誅臣。臣之子必讐君。則爲天下君者。亦不勝讐矣。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並行於天地之間。皆天也。故皆仁也。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是知仁而不知義。則并非其所爲仁者。私心也。非仁也。告子外義。以生爲性。釋氏本心。以理爲僞。皆不知天而無忌憚。此等說數。原出於此。自以爲仁孝之至。而不知其爲大逆不道之論也。

**全書文** 父既見殛。子復事仇。不得已以幹蠱爲承考。若是仇。則聖人必不事。父之應殛。天也。天可仇乎。或不知此義。又造爲未嘗誅鯀之說。皆不知天命而妄言之耳。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六

正編

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有斟酌計較也。封之有廬。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今人著手。便先是斟酌計較一片私心。此卽是後世弱支去偏之意。仁人固如是乎。

誠心曲術。合來纔道得欲字之意盡。

**全書文** 處兄弟者。固有幸不幸矣。幸而俱聖。俱聖則俱貴。俱貴則俱富。仁人之用情。順云云。此纔是欲富欲貴十分圓滿境界。其所以處象者。猶不得已耳。然於此正見欲字。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節

**全書文** 自記

因闕一名作。謂象化于舜。自不干預國事。非舜制之。

若象兇暴。舜亦不能制也。其說似迂。蓋舜當日處象。明是放之。孟子曰。封亦戰國談鋒耳。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雖親愛。奚至差別若此。聖人爲天下而棄其子。是何等肺腸。此論太

乖角。看不得二字。固知象自不干預之說爲迂。然遂謂舜有  
梏處制伺察之法。純從利害起論。然則充類盡義。舜亦日以殺  
象爲事矣。至引聖人爲天下棄其子。以證實放象。不知聖人不  
以天下與其子。亦正是富貴之而不得有爲于天下耳。中庸所  
謂子孫保之。正見聖人親愛其子而使之得所。原未嘗棄也。總  
之看商均。便該與他天下看象。便該殺。輕也。須放。此是後世庸  
人肺腸。如何可與論聖人。聖人于子弟。未嘗無商量安頓。然總  
在親愛中曲成。如正希所云。盡是私心作用矣。此亦是禪學流  
弊。看得人心卽道心。人欲卽天理。乃謂孟子之說。亦戰國談鋒。  
其悖道橫議。皆由信凡情而不信聖賢也。正希先生文章節義。  
自足千古。而惜乎其熟于禪。讀其臨終與家人書。令其兄與子  
女學佛。此自謂親愛。而不知其甚於放殺也。朱子稱富鄭公趙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七

正編

清獻爲人。自其質性。非禪之力。亦先生之謂與。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汙其國而納其貢稅焉。二句正是  
其似放處。看下旬直接故謂之放。其意自明。直至雖然欲見句  
又轉出親愛意。然時人爲做似放之故。竟將後世監制親藩不  
仁之術入講。則盡失孟子立辨之旨矣。故註中卽補處之如此。  
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  
愛經營。

故謂之放。是辨其非放。非因放而解其義也。

總是推論所以致。或曰放焉之由。皆從形迹疑似上來。虞舜當時  
只一片愛弟之誠。而愛民之仁。成物之智。又未嘗不周。見聖人  
仁至義盡。知明處當。正辨其不是放。時人純於作用上起見。反  
寫做真實是放。而體統非放。皆後世封錮親藩。猜忌殘薄之私。



與聖人心術正相反矣。

看世閒讀書人。自謂能識道理。及至一事至前。不覺首尾衝決。手足無措。只是讀書時。于處事接物。不去體驗。書自書。人自人。不相關涉。作此等題。亦只依樣葫蘆而已。究竟糊塗。鶻突無益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孝子之至節

咸丘蒙只疑孝子可以臣父。原不曾道舜不是孝子。故孟子只以孝子所以爲孝之常理折之。則臣父可不辨明矣。

是辨臣父之誣。非頌舜遇之盛。只從孝子心情中推勘至盡。齊東之疑。更不須辨。

**祝翼權文**云云。評以人子之至情。論千古之盛事。兩莫大兩層折

出。纔見舜是古今帝王中第一箇孝子。動天地。感鬼神。旁薄日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八

正編

星。瀾淪絃極。咸丘蒙之說。不辨而自失矣。

看至字莫大字。則尊親中等級正多。

孝子之至四句。只虛論情理。下四句纔照舜事。故尊字境位尚博。自天子以下至大夫士。更推之爲聖賢豪傑之父。皆尊親也。尊至爲天子父。尊止矣。而舜幸得之。在舜當時亦不冀及此。然至此舜亦只如固有。緣孝子之分有定而心無窮。天下有一步尊處。孝子之欲尊之心。必不留餘。第不是定以爲天子父爲孝之至也。兼士庶帝王講爲是。爲天子父。亦從道德功業來。有舜之聖。而後能尊親爲天子父。此豈人所得而妄覲者哉。

大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處。然須知聖人正以孝致之。不是必以得此爲孝。不然。莽操昭炎之所爲。皆可援孝以自解矣。推勘到德遇之隆。全從論孝人意中看出。方說得此理圓滿無

疑

孝子之至四句。從論孝子者著解。自無語病。

舜是古來聖人破格事。

**李來泰文**以得天下為孝。而加功德於其親。與以孝得天下。而貽令名于其親。其廣狹有間矣。**評**為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為至耳。非尊親天下養。即為至孝也。漢高心善家令言。乃尊太公。故是分羹餘智耳。豈得為至孝哉。是作深得此意。與余論中庸。大孝章有合。如時文言。則古來作賊。窺伺神器者。皆可謂之行孝矣。可乎。

舜之尊養原以孝得。非以尊養為孝。

從臣父立辨。人皆知之。正難其辨之正。而無病耳。何謂病。若但以

尊養之極為孝。則叛臣亂賊皆可取其志耳。惟舜之尊養皆從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九

正編

大孝得來。其至德協帝處。便是尊養之至處。及其尊養。亦不過止于尊養。不以亂天下之常經大義。方見聖孝之仁。至義盡。

**黃澤耀文**禘黃帝而郊。邈道所自始。而推之乎顯親。其義同。祖

顓頊而宗堯。明位所自傳。而反之乎一本。其情篤。此見舜之

尊養適合當然。未嘗以私失天下之公。則漢議大禮之是非見

矣。

玩註既為則當字。為天子父四句。是側落。不是平分。

**韓文**舜自以孝而得天下。不以天下而得孝也。**評**二語真說得

道理盡。孟子於天子父天下養下。即下詩云。永言孝思。三句。正

要人活看。上八句。只論心。不論事。事有窮時。心無盡處。以要見

至孝之心。斷無臣父之理耳。不是勸人生妄想也。不然。篡逆僭

竊。皆可為孝思耶。如此看中庸說舜說武周道理。都成一片。

思字卽從上兩至字生來。不說如何尊親如何養親。而獨曰孝思。維則。此方是至也。纔說至。便已不是至。極力寫出思字。至字之理方足。至字理足。而臣父之鄙妄。固不足辨也。

引詩二句。照上孝子之至四句作結。也是籠統說。不單指舜之尊養。亦不是教人以舜爲則。尊親備養。總是孝思所致。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卽所謂孝子之至。其爲尊養自能極盡。可以爲天下法如舜者。卽詩所謂能長言孝思而足法者也。豈有臣父之理哉。蓋尊養乃孝思中事。非以尊養盡孝思。亦非尊養難致而孝思易法也。若云舜之尊養不可及。而止取其思。則失語意矣。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此則字卽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亘古亘今橫塞宇宙不易之常道。則齊東鄙瑣之說。正如日月出而燭火息。自無可置喙處矣。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十

正編

則字卽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纔是則。若是遮上面還有一層。便不可以爲則。引詩只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

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武舜較尊養也。以舜武衡論便非。

引詩只謂爲天下法則耳。非引武王也。

不是論武。只是辨舜。

書曰祇載見瞽瞍節

父不得子。正從底豫後看出。註所謂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于子耳。時文每喜醜詆瞽瞍以爲笑柄。仍是咸丘蒙見識耳。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金聲文

啓實賢。禹亦以爲簡在帝心之賢耳。而斤斤曰子子也哉。

**註**此是實義。**文**聖人不憂宗祀之絕續而憂道統之絕續。聖人以道統爲宗祀也。**註**道統自道統。宗祀自宗祀。聖人無混合之理。**文**堯以舜爲子。舜以禹爲子。謂舜禹者。實能父之而承繼其道。故天下大器。付之嫡嗣。而支庶莫敢奸焉。**註**天降作君師。原無付嫡嗣之義。**文**獨至禹之子。而承道統之人。與承宗祀之人。自合爲一耳。**註**知此則固當分看矣。**文**禹不幸以此蒙德衰之譏。豈知堯舜之未始不與子。禹之未始不與賢也哉。**註**禹止欲與賢。適賢在子耳。故謂與子原是與賢。是實義。非巧話也。因而回互說堯舜亦是與子。是欲作巧話。而不知其謬于義矣。蓋宗支世系。是父子一倫中事。帝王授受。是君臣一倫中事。一從仁生。一從義生。自是天地間並行兩大事。合併不得。天位原只有傳賢。禹未嘗差。差在啓以後耳。後來竟將天位作父子傳授家。

當混看。此濮議大禮之所以紛紛謬戾也。才人行文。只取立說巧妙。然此等處關係極大。不可不辨。

只有和尚之教。道統卽爲宗祀。付法者卽爲嫡嗣。此正是無父無君。孟子所謂二本故然耳。要之此一種識解議論。亦自禪學得來。近日講學者。又學和尚。各建宗旨。譜源流支派。爲異端兒孫。而欲篡聖賢統位。更可畏矣。

**音義文**必以傳賢爲定局。則軋服不到之處。必有爲一姓之說。

典恢復之圖。以遂私者。而陰謀圖度之雄。必有假恩威之柄。收中外之心。以覬禪者云云。**註**滿肚後代史案。皆與三代之道無與。如所引禪廢慘禍。皆家天下所致。又何嘗爲與賢而然哉。

首節

**金聲文**洪荒以來。父有天下傳之子。此天定地設不可亂也。至唐

虞之世則有不然者。評謂傳賢在傳子之後則人言當云至禹而復古。不當云德衰矣。此亦以後世疑上古之弊。

丹朱之不肖節

**朱均特未有天下耳。**安在其不肖哉。況所不肖者二帝也。**曲說出朱均却詆孟矣。**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堯德所以格鳥獸也。陶于河濱器不苦窳。舜德所以被泥土也。二子之質視鳥獸與泥土則有間矣。何至惛然無所感化哉。**強詞奪理不知天下原有可感之鳥獸泥土而有不可化之人。**雖聖人無如何也。**二帝之于賢子肖亦傳之子不肖亦傳之者也。**如此却是私心。**文度二子之材質皆中人以上者。**苟假之事權皆可以備一官名一器而賢之得天下不安天下之繫屬于賢也亦不固。**果如此則賢何必得天下。**此顏山農所謂堯舜不能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十一

正編

殺舜禹索性以天下結識之說也。**誅凶舉才堯皆使舜任之而舜之於禹則使之隨山刊木旁行天下者無寧曰焉皆所以樹兩人于天下而陰以晦吾子也。**此是私心作用。**惟二子知之。曠然聳其聽昏其明愚其智使天下聞之或曰頑矣或曰傲矣於是迫舜禹而起而舜禹始無辭于天下。**此二子之志也。**然則朱均可謂至德矣。**幾疑桀紂亦為湯武地耶。且如此舜禹亦是私心總以後世事理論古人以庸俗心情窺聖人。凡熟于史者其病每如此。

金臺文

使二子有天下則天下必受其害。以聖情論非所以為天下計也。使二子有天下則其身亦并不能安。以常情論亦非為

其子計也。**二義的的見聖人處得仁至義盡無一不得其所啓能繼禹之道全在一敬。**

久遠卽上文多少。久未久比較不齊。是總說三人却是止說一人。全爲解說禹德之不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天命。其說已盡。然天命是渺茫渾淪語。匹夫以下數節。又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首節

割烹要湯有兩層意。時人撰此說。專爲自己苟且卑污解嘲。萬章述此言。爲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節。

聖賢于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只爲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遮些子上。做毫釐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學興。竟分體用爲兩截。更精而講合一。則索性以作用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三

正編

爲本體。引得一班苟且無忌憚之徒。妄作妄取。輒以英雄自命。曰成大業者。不顧小節。外間靡所不爲。只不管自己身心如何。雖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梢總歸于小人。卽諺所謂光棍耳。且道自古來作用之奇且大。有過于伊尹者乎。看孟子說他本領。却只得非義非道。則天下弗顧。干駟弗視。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若不是後來一番事功。也定說他有體無用矣。

實際泰文

道義見于取與之際。而藏于一介之中。

便見一介取

與不是小事。古之有爲者。恒致詳于平居之時。而力爭于毫釐之際。今之有爲者。反是一介之誤。不自一介止也。他日

秉權用事。取與之。于清議者。或重于丘山。此義疎不論後日。只當下便是。若說他日作用大。則仍看得一介小矣。由其見處未的。竭力欲說得一介大。不道反說得一介小也。蓋一介之不

取與卽是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勘驗方見其大只爲後世盜賊之行皆可以爲君相看得此理不同遂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班無恥無行靡所不爲皆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開天闢地一箇極奇極大功名作用之聖人其本領却只在一介上做起蓋一邊純是道義道義不分大小一邊純是利利則有大有小矣

湯三使往聘之節

**家語文**云云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三句是伊尹止爲堯舜之道轉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爲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先儒云汝道讀書做到狀元便了却耶遮上面更有事在又云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豈伊尹見不及此此篇扼定道字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一四

正編

下語親切直是所見者大若但鋪張際會說盡君民吾身關係處只寫得如今秀才胸中耳博一舉人進士便了却半生讀時文一場辛苦何嘗不道致君澤民耶許大世間橫術廣廣國中無人對此真堪痛哭

天之生此民也節

首句此民中便有子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方見下予天民三字神理緊接

**唐順之**文先覺矣而不覺後覺則是爲天心之所獨厚而不能體

天心之所均愛非天所以惠民之意亦非我所以奉天之意也

**體**貼出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己私亦并不徇天下卽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三句正見顧諟明命之旨著一熟於

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不涉聖人分上。便純是私意。其自負大言。正是割烹伎倆矣。吾將因其不息之體。而通其暫蔽之機。道本在斯民。此等語無本領者。必不能道。卽讀此亦忽略過去。使天下而復有先覺者焉。吾固可以安于畎畝而無所事也。今而未見其人也。非子覺之。其孰能覺之。跌起誰字好。方見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實語痛切語。

思天下之民節

思字剝出聖人心事。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

思字向堯舜之道生出。并不在民身上。

思字直從樂堯舜之道來。已字從吾身親見來。

思字粘煞伊尹說。如早晚做個話頭。直說得口中念念有詞。越做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主

正編

越呆矣。孟子却是從他前之樂道後之伐夏體貼出來。

思字。人只做得伊尹濟世澤民。急任功名一邊。看來與畎畝樂道

意思。打成兩截人。則伊尹竟是始終參差。蒼黃反覆一流。幾不

免嶽嘲隴笑。澗愧林慙矣。能從樂道中看出思之源流。方見伐

夏救民。正是畎畝樂道中事。與堯之憂民。舜之不與禹稷之飢

溺。孔子之疏水。顏子之簞瓢。孟子之好辨。聖賢揆同趨一處。

思敬。以天下之民之衆也。其自堯舜之澤而外。皆溝中也。

正是危微本旨。不是功利熱腸。違道之君子。法倣之卿士。盡

可作匹夫匹婦觀也。豈必保全愛養之爲堯舜之澤。而矯勵懲

艾之非澤也哉。伐夏救民。正是堯舜之澤。方是伊尹之思。

匹夫匹婦卽民。不過言其少耳。不作兩層。

堯舜之澤。指除亂興治。兼教養實事。若單講覺字。便容易墜入禪



去。

下面二十五字只襯簾一个思字之盡且急耳。但思字却有箇根源。若止向天下事功上著想。止寫得後世豪傑志量。到不得聖人心上。

此際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遇而分露。其實未嘗分也。讀朱子感春賦云。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吾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歎聖人心坎中憂樂同原。直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者胸窩。只有一副私心。以得喪爲憂樂。如何見得遮箇道理。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句最易說入豪士急功名英雄試經濟。著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之重。正爲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誇處耳。

天下之重。正指堯舜之澤。不是虛說功名。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去

正編

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自任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是正己潔身內事。若注眼但見就湯伐夏一節。任重不覺說向外去。反爲割烹左證矣。故此句須對下節講。

能相

尹惟見吾學之大小。必以天下爲驗。而天下之治亂。遂

不得不與吾學相關。只完全一箇自己。便是任天下之重。

我所覺者。非人之所喻。則我所任者。亦非人之所知。前有千古。

後有萬年。此際實具危微之機。人苟見道分明。自不放當時。

後世非謗在眼裏。實實如此。纔是真自任。自字與下已字對。天

下之重與下正天下對。但有正己以正天下。無正天下以爲己。

之理。故任天下之重。全在一自字。句句鞭辟向裏。方得關割烹。

本旨。

如此二字。慎重之詞。非夸大之詞。重字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

小意方是開割烹本義蓋此句原兼處。猷畝與就湯說就湯固  
爲任重弗顧弗視與囂囂却聘亦正爲任重也。人只說得後半  
截耳。正己乃所以正天下。天下是已分內事。天下不正于正己  
尚虧欠。兩邊夾說方盡。

放桀放太甲。直是開闢來未曾有之事。自伊尹敢犯手創爲之。只  
緣伊尹胸中有箇堯舜之道在。堯舜之道中有箇天在。逼得箇  
伊尹不敢不犯手做。後世抱不哭孩兒者固不能學。敢于篡奪  
無忌憚。至以作用爲卽三代者。又伊尹之罪人也。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節

緊扼定堯舜之道便可放鬆要字。要字愈放得鬆。堯舜之道愈扼  
得緊。割烹之誣不辨自明。

旣云堯舜之道便不可謂之要矣。而云要者。此是孟子善辨亦戰  
呂子詩語卷三十二 孟子

七

正編

國人口氣如此承認要字。正是辨白要字。若一推開反認煞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於衛主顏雝由節

彌子之妻一段。止爲孔子與衛靈膠粘不著。不意中生此奇緣。與  
子路敘親。正伏孔子線索。旁外扳搭許多眷屬。都是梯媒關節。  
人意中籌願。因歎世間奔競之徒。乞婚納娼。聯譜贅宗。以黷賄  
營進。陽陽驕人。而恬不知恥。使得一彌子之妻門路。更不知如  
何榮詡矣。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二句原從上有命二字。推補出聖人楠柄  
須知聖人不是一切委之數命。其知命也。正以禮義耳。看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而栖栖卒老於行。此豈委心任運者耶。故此二  
句指平生大段說。不指處衛一事。禮義亦不專在進退上用。

觀程朱立朝進退之法便知孔子。

聖人不言命。閒或言之。特爲下等人說法。使易開明耳。於此中略存懸望計較之意。便非。今人不信命。固不可。若一向委之於命。而不修人事。尤極壞事。須知命字上。又有一層。人惟見不到上。一層。故并信不煞。下一層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節

主司城貞子二句。只敘貞子去就。便見貞子之賢。只贊貞子之賢。便得孔子之主。

吾聞觀近臣節

門戶厲階。至今爲梗。此古人所以謂去朝廷朋黨難也。然使爲人君者。能識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四句。正可從此辨出種類耳。只要辨得一二閣部大臣。便可辨朝士。便可辨外僚矣。復何難耶。明此方知歐公朋黨論。猶未得其要領。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孟子

大

正編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章。

百里奚虞人也節

孟子開口第一句。只虞人也三字。抵得多少辨難。

傳家第一句云。某者某人也。然彼是上著人籍貫。此是流寓人來歷。下文多少事故。盡要于此六字中見之。方好。莫粗淺看。

要說得百里之忠。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著。若但做避難自全。隱默圖利。是好也。非智也。智字識得不錯。纔勘得此一

重公案。

百里奚不諫句是案。下節是斷。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節

此節孟子文法。極錯綜變化之妙。

全節只智賢兩義耳。智見其所不爲，賢見其品行必不爲，忽幻作六段，反覆藏頭隱尾，極跌蕩精妙。

出脫百里奚，只在知虞公之不可諫一句。下面但反覆申明此句耳。

不原其不得不去之由，而深信其所以必去之故，則興亡之際，朝齊暮楚之徒，且將以賢名自實，而始進之羞，又其不足辨矣。見好事者造言之由，方知孟子辨析關係不小。

好事誣奚，正爲當時苟且干進者地耳。由其言，必且以名教節義爲桎梏，以興亡去就爲浮雲，故孟子直舉其入秦之故，辨之令好事者更無指摘處。

奚不相秦顯君，其賢智自在。

百里相秦事功，他無可考。于春秋見殺之師，而秦穆之誓，聖人取呂子詩高卷三十二。孟子 九 正編

之經。此顯君傳後之實，可知一部春秋大旨，與六經同歸。凡爲聖君賢相事功，莫大於此。

自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許多學術門徑，總出不得此二字圈子。欲爲君者，不論篡弑僭竊，曰逆取而順守，欲爲臣者，不顧喪身失節，曰枉尺而直尋。孟子一生所憂所關，只在此。故弟子皆以不見諸侯爲疑，割烹癰疽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在，非泛作一卷史論辨疑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三

孟子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節

清之上。再舉頭看聖之兩字乃得。要之清字原不同也。

聖人所爲。使于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于清。清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爲多。非謂其以清爲聖也。勿寫入孤高一流。作獨行傳贊去。

清字從倫常義理界限分明處看。方是聖之清。是聖之時。不是以時爲聖。

聖之下。加箇清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聖所同也。

清任和時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爲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正編

惟清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其高。并聖字亦高一層矣。卽是下文聖由於智之義。

只一時字。包得三聖。惟其智也。

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拆看。統看者。千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拆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

唐順之文學

未至于聖。而遽欲爲其時。則心無所主。或反流于猖狂縱恣者矣。漢儒反經合道之論可鑒也。

曰聖之時。先須得其聖。而後論其時。此意好。時非聖人不能用也。時字是聖

人勸語。道著用便不是。聖人亦無用時意。至聖之所以爲聖

者。不外乎中而已。提出中字。正見發明。看未節註。三子智不

足及時中道理。自得張評。不必拈出中字。此俗眼講究。非學者

正法也。時之妙正在中。不知中而言時。未有不流於猖狂縱恣矣。此正荆川精于理學得力處。爾公何足與言此。此種說數似乎高老。足以惑後。故辨之。

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孟子始。是孟子實實見得如是。故足爲千古定論。評家每謂孟子欲尊孔子。故聖三子以極尊之。是三子之聖。出於一人之私。而非萬世之公。并孟子亦權用而非尊信之實矣。此等議論最害道。竊嘗論三代以後聖人。惟明道文公爲第一等。情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

孟子願學孔子。而其任處氣象。實似伊尹。故其稱尹處尤極精采。割烹太甲二章。闡論嚴正。微有可見。或議孟子勸齊梁爲湯武。爲不可訓。此小儒齷齪之論也。伊尹孟子所見在天命民心。小儒所見但在名位。此正有伊尹之志與無伊尹之志分辨處。霍

呂子語語卷三十三

孟子

二

正編

光學伊尹而安漢。王莽學周公而篡漢。若伊尹孟子不可訓。則周公更不足法歟。

孔子之謂集大成節

集字包衆小成在內。

金聲而玉振之也。解集大成之所以然。開下聖智之事。孕下聖由於智之意。

金玉二者在衆音之外。只一用而已。

旋音始于黃鍾。而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去一。

則有迭爲宮角之理。苟有兩胡而無清越。有隆大而無纖微。是失其所以迭爲之本也。旋宮雖小成獨奏亦然。不切集大成。集大成謂兼統衆小成耳。兩胡清越。隆大纖微咸備是已。却不論迭爲之本。

凡樂皆有終始。惟金聲玉振爲衆始終之始終。凡聖人皆有知聖之事。惟孔子知聖之事能包函羣聖人知聖之事。時人止道得聖人必以知始以聖終一層不是看得孔子與三聖無異。便看得三聖人於知聖之事有虧欠矣。三聖原無虧欠只是孔子更全備變化耳。

**歸有光**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知之皆真知。真知二字不切。清任和皆真知也。孔子之知更全且盡耳。

凡聖皆以知行爲始終。但非集大成之始終耳。

三子自有條理之始終。却與始條理終條理之始終不同。所重在條理皆貫耳。

上節分列聖號。言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突出个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乎此。

孟子詩書卷三十三

孟子

三

正編

上是疏集大成三字。就樂說始條理者以下。方轉合到孔子身上說。亦共曉也。忘却條理二字。一任說知說聖。總不切孔子一句矣。蓋條理各有始終。惟金玉又總始之總終之。猶三聖各有知聖。惟孔子能包舉之也。此旨分明。下節聖由於智之義已隱隱逗漏。

理無不全。只是人心之明收拾不盡。下節之意卽從此見得。

智譬則巧也節

上節聖智分說。此節說聖由於智。而首二句尚平列。巧力敬重不得。

附末二節文

惟時聖能合三聖之全。智異而聖益不同也。蓋孔子之異于三聖者。實以智聖合三聖之大。而其所以能合者。則尤在乎智也。觀

之樂復觀之射不可得其獨尊之故哉且以天下視聖人凡爲聖人無異也以聖人視聖人而後悟聖人亦自有其偏全焉不知一聖之全不知羣聖之偏也不知一聖之所以全亦不知羣聖之所以偏也觀其後見并包之量有甚宏邇其先見本源之際有獨至此其說可善喻而得之吾列敘四聖而分系之以名得無謂清任和之與時各專一聖人之號而莫能相兼將同類而並觀也哉此明乎聖之謂聖而未明乎孔子之謂孔子也今夫春秋冬夏析之無不可以極一氣之理而必以備序者爲元運之周速久處仕分之無不可以盡一聖之德而必以統同者爲變化之至也然而時也者循環而不見其始流行而不見其終是可以觀孔子之聖而未可以觀孔子之聖之事矣則猶未明乎孔子之謂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夫春秋號樂統名金奏詩

頌和平必依磬聲蓋以建中和而總條貫以降天神出地示實惟金聲玉振主之何則編金之鏗也編石之辨也匏土之函胡也草木之隆大而無餘也絲之哀而竹之濫也大不撓細短不凌長分而觀之始終咸具此所謂條理者也然八音各自有其端而不能共爲端各自有其止而不能共爲止合而化之外有爲之綱紀者焉則金聲所以始條理而玉振所以終條理也吾于是憬然于孔子之事矣洪纖清濁翕然萬殊始之所以極其變也清越和平詘然一貫終之所以成其章也故有罇鐘以宣其氣而有特磬以飭其歸猶之有神明以開其天而有化裁以入其域知事也聖事也孔子之集大成以此然而智也聖也不第孔子有也知清而後能清知任而後能任知和而後能和三子未嘗非知也知清而必底乎清知任而必底乎任知和而



必底乎和。三子又未嘗非聖也。然而集大成必歸孔子者。非其聖之有至有不至。而由其知之有大有不大矣。此其理猶射者。然射而不至。直不可謂之射。至而不中。則已及乎百步之外矣。雖失鵠焉。若毫釐。固不爲病。然有發必破的者。過之終不若其至。而中者之巧力兼絕也。然則三子之止于清任和也。聖限之乎。知限之乎。孔子之集大成也。聖異之乎。知異之乎。以是知賦受之散殊。雖聖人不能無厚薄。惟克盡夫賦受之量。斯散殊皆可以盡性。學聖者固恃有力行之功。而理道之中正。雖聖人不能無明蔽。惟推極夫理道之原。斯中正自出于窮神。學聖者尤貴得致知之要。其在易曰。知至至之。致知也。知之在先。故可與幾。知終終之。力行也。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然而皆統乎知矣。則智也。聖也。在孔子者一。而無端在學孔子者分。而有序。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五

正編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其時之莫大諸侯。亦未嘗有亂天下之罪。使一旦舉封建廢之。何以謝元德顯功之後哉。何故處心積慮欲廢此法。吾之所因者勢也。後世子孫之所因者法也。法不足以維其勢。則治之功歸于勢。而亂之罪歸于法。是天下無賴有天子也。故定爲一切之法。使後世變吾法而得亂。則吾亦無罪于天下焉。已矣。看三代聖王。皆憑勢得天下。此却是大害道之言。聖王亦無以法維勢之意。其法皆天理之自然。後世多此種議論。由其胸中先有是郡縣非封建之意。而發吾聞先王建都置諸四達之地。使後世有道易以興。無道速以敗。則其視天下猶公器也。可知無私安子孫意。惟是子孫不安。則天下亦受其亂。內

勢不重則子孫不得而安欲避私子孫之嫌而反成亂天下之勢非得策也。于是分天下爲九州云云。只是天下不安子孫亦受其禍耳。內勢之重亦天理自然之等殺豈爲安子孫而重哉。後世舉天下皆私其子孫子孫又何嘗得安哉。以至在官者食其勞在田者食其力而皆以爲環衛天子之地。理勢固然。然以此爲制度之意便悖。又黃池爭長之時稱王者忽降爲伯秦楚爭伯之日並帝者仍退爲王云云。觀此爲法足維耶抑理足服耶。文將欲按王國之籍而正其爵按侯國之籍而正其祿非命世大材崛起在位者不能。須聖人耳。命世大才何代無之。○看其經營指麾直有管仲孔明作爲氣象。惜乎本領卑只在權勢功利上起脚不見三代聖人全體大用耳。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六

正編

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讀之謂封建爲必不可復。余以爲先王之經理彌成不過度量宏分寸明耳。然則雖一家一邑非此不治。況天下乎。張子宋公必不吾欺也。五兵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廢生民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流未有之毒於無窮。則何益矣。此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爲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古爲不可行以彼爲妙用。何不識死活哉。其亦未之思耳。

音

世

先王之班爵祿要於足以相馭而已。

便只說得勢力。

臣與臣不欲其太別不甚別則可通協恭之義兼可爲犬牙之制。此却以暴秦之肚腸揣摩三代聖人之法制矣。臣與臣何嘗不大別。卿與中下士相較不止十倍也。千里猶終不足。

以馭百里也。先王固已無奈何矣。何不爲郡縣。然則暴秦習勝先王矣。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爲節。爲其理當如此。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思中。原無私爲子孫世世爲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馭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爲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于廢封建爲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于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並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封建者**聖人公天下之大端。要亦以自利焉。其爵位祿入。一與天下共之。然後人主之勢。蟠于天下而不易動搖。如此說只成勢利。雖曰公天下。皆私矣。豈足與論古聖人制作哉。**天子者**自天言之。有司之大者也。**提一天字**。便可見封建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七

正編

之初。諸侯大者百里。七十里而遙。小者不下五十里。而近。衆建而少其力。不易制也。此賈生利漢策。非三代以上意也。凡言封建不可行者。慮各制其國。或至戕民耳。不知戕民起于旦夕之任。不起于世享之君。令其有社稷而長子孫。夫何所不拊循以自固。此郡縣制行。天下所以多酷吏也。凡言封建不可行者。慮各據其國。或以召亂耳。不知召亂起于悍侯者。小而遲。起于無悍侯者。大而速。令自有其土而自戰其兵。夫何所不挾持。而因以自延。秦亡之速。宋亡之慘。可鑒也。看他古今之說。雜採參和而出之。然到底今多古少。蓋其隱微深鋼。皆今說所浸灌。而古說之至者。未嘗有聞。漢唐以來。文人多坐此耳。

天子一位節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不是必如此。而後天子之尊。

爲不可及專要會秦以後心法也。

**天子**封建公侯卿大夫原以四海之大兆民之衆與之共理方是聖人之心。今作者盡講入防微杜漸制馭鈴束事制曲防上去將先王公天下之心爲秦人郡縣自私漢高猜忌功臣之心後學如此作文真不讀書也。**評**天子之論至矣。陸機柳宗元尚不明此義。況秀才之猥陋乎。

天子之卿節

**祝**望權文以內制外以重馭輕此亦法制之善勢使然耳。先王何庸心哉不然意主外重則侯服而稱王者有之矣。意主內重則世卿而分國者有之矣。先王亦安能逆計其變而曲爲之防哉。吾故曰此公天下之心爲之而非有私也。**評**後世如唐重藩鎮宋重禁軍都是私意耳。重內輕外此老生之常談而後世經國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八 正編

者亦只講得犬牙相制然則立制之初已純是一團權詐。又安望其後世之無弊也。讀此覺如太陽當空翳靈盡消而世且必曰此老生常談也。奈何也只爲偌大世界千百年來總是一個私心結成牢不可破耳。

耕者之所獲節

**王綱**又農夫終歲辛勤猶不免于窮飢而官司之守不耕不獲坐飽富強之利則又誰不樂在官。**評**近日此輩橫極買一闕有至萬金者矣。**又**庶人身辭畎畝既無望於秋成而官家之事一不當刑罰隨其後實則稍廩不充彼又何樂于在官。**評**此俸薪工食之所以不可薄正所以責其廉也。此節原只爲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準則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而凡祿之制皆起於農則爵位之原亦起於農天生民而立君師

義皆包舉矣。此言外微意也。

**言貴文** 自代耕之義不明。而吏胥羣役。因得以侵奪愚民。其時公侯卿士。又但知剝民自奉。而先王重農之旨。於是乎泯矣。**後** 此節根源。却在上一三節結句中。世民害。盡此數言。

此節耕者二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通於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盡耳。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參看並耕章。此義更分明。

須知天子以下皆代耕耳。

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九 正編 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

不是先王于極細碎處。皆寓深心。天下大道理。原從此起。如九章之始于九九。七政之始于日行聲律之始于管吹。先王建法。必從此起。率明耕者所食之等分。以之起算。直至天子之祿。皆由此定。但言庶人在官者。以耕者以上貼身一級人言也。庶人在官者。與下士貼身一級。卽中士。由此節節推上。次第分明到底。可見先王井田封建之原。都只從耕者立義。而天降下民之意。與聖人本天制度之道。亦昭然可見矣。

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故自天子以至於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于農。祿自農生。故差自農始。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止此一義。故以此結通章。不僅解在官一類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皆視其祿位爲苦事。今

則皆視爲樂事。惟以爲樂而民生之苦有不可言者矣。差字之義甚廣。人自認煞在此節耳。不知此節固差之根也。祿由農差則爵亦由農差。上次五等。卽五等六等之上次也。

周官一晝安頓。府史胥徒幾許人。孟子此章言制祿之法。大國次國小國。必說到庶人在官。而此節又提出另講以爲差祿之始。竊謂周官孟子何切切以此輩爲計。自今觀之。乃知天下惟此輩極難安頓。後世天下不治。只坐此輩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出此輩圈積。刑名簿書出其手。典。故。憲。令出其手。甚至於兵樞政要。遲速進退無不出其手。公卿守令猶傀儡也。而被實其牽線提掇者也。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是以老吏蠹胥蝗蝻衣鉢。并爲一羣。牢不可破。如此則天下安得復治乎。然後之儒者商之亦久矣。如差役雇役總無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良法。周官孟子之遺意。難言之矣。

卽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已自不少。外而侯國家臣。更多可知。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周制授田多。于古亦或其一端。

此輩正要安頓得法。亦須體量其意。三代致治。未有不由此也。自封建變郡縣。仕宦如歷傳舍。而胥吏坐長子孫。仕宦素不練習。而胥吏皆諳熟典。故朝廷一舉一動。必不能出此輩之手。天下者胥吏之天下耳。然猶五方雜用。自朱熹作相。盡以其鄉人布列各衙門。而線索始一。更盤踞深固。不可破矣。

廢也。故天子尊。則在官者爲陪臣。春秋是也。諸侯尊。則在官者遂爲說客。戰國是也。說客另是一種。如秀才失職而爲游客。

幕賓與衙役又別。但亂天下則同。秦不師古。以吏爲師。則向之所謂說客者。盡爲深文舞法之人。不則爲揚竿斬木之徒矣。故秦之任吏。不始于焚先王之書。始于廢封建之制耳。畢竟始于焚書。故孟子亦云惡害已而去籍。

天下任道。則重在師儒。公卿大夫皆師儒也。故天子亦曰作之師。天下任法。則重在吏胥。公卿大夫以上。無非吏胥之術矣。此患由井田封建廢來。代耕者之義。井田封建之本也。秦以後。純是在官者用事。只是任法。不得不然。非三代不用吏胥。亦不是三代吏胥天生好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首節

論交在今日。但有勢利耳。此挾不賢以爲賢。彼挾不貴以爲貴。幕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十一

正編

賓謁客。煽詭成風。詩文講學。爲籬落之吠鳴。布衲幅巾。爲馬首之舞拜。相誇爲交友之大榮。恬不知恥。引得一輩小才後生。都顛狂。嗚呼。其亦可哀也已。

察秦文知所爲命友之意。而挾者陋矣。不止一陋。爲狗馬爲子女。皆庸俗馳騁之宜。然無志于友。則已矣。夫旣謁吾徒而來。則此中之律度。似當相程耳。此吳門人所稱大老官與老白相者也。今日聲氣中人。不過此一流耳。而自謂道德文章之交。豈不可恥。要知三挾中。只有挾貴一途。最利也。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節

董相文德隆則從而隆也。如是而惠公之心安。而子思之心以安。

其所以安之故。以其定于天也。文無德以相使。卽遇有可使者。反謙讓未遑。以外釋其嫌疑之迹。則遂繆致恭于王。順長息

矣。燕昭之師郭隗亦權術耳。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親親之殺易知尊賢之等難知。然二者皆天也。既出于天則其輕重差級固有一定而不可移易假借者矣。是故高之非亢卑之非諂。惟世不明此義遂有謂此節末句難安頓并有增出一番斡旋者皆小兒強解事也。

舜尚見帝節

凡書中而字之上必有一讀。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句。略逗斷讀。語意尤醒。

倘云天子友宰相諸侯友諸侯友匹夫天子友天子天子友孝子懿親昆弟相友猶未爲奇。惟天子而友匹夫遂成奇語。

**五典之內莫不有友焉**以父子言之則有父事之友矣以兄弟言之則有兄事之友矣即以夫婦言之亦敬相待如賓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三

正編

矣。獨施之于君臣之際似覺不符。而不知其于友誼較切也。自秦漢以來不知此義久矣。

自秦之尊君抑臣繼以漢家叔孫之禮迄今遂不復古。至如宋朝之寬仁有禮而殿上坐講當時猶以爲怪。豈勝歎耶。

用下敬上節

用下敬上四句章意本側然連下二句讀來尚是平語。則此四句不第側未得并互說不得。

附此五人者三句文

進斷大夫友德之心惟自忘故能使人忘也。夫使獻子而有不能忘貴之友是猶獻子之有挾也。斷以不與之友而五人之心貴也。可知則獻子之不挾也更可知。今天下諸公子爭下士士應之以千百計謂非賢公子能自忘其貴不至此。噫呼此正震震



然以貴收之耳。使其身生韋布。卽折節相傾納。如今日。豈有歸之者哉。友之者曰。吾以如是之貴。而下士。則莫不爲我致也。其致以德。仍致以貴也。爲之友者曰。彼以如是之貴。而下士。則安得不爲之死也。非死其德。仍死其貴也。蓋其視貴也重。而以輕用之。天下阿合苟容者流。鮮不爲貴所驅使。固無足怪。獨奈何有下士之德。而挾貴以行。其所得士。止阿合苟容。阿合苟容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也。亦甚愧于孟大夫之取友矣。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固也。使大夫而自有其家。大夫之友。亦必久矣。不與大夫友。亦固也。然亦幸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倘不能無大夫之家。卽無之矣。或陽示以貧賤之肆志。而陰感其富貴之輕身。或外飾以脫略之形骸。而中藏其精工之媚術。辱車騎于市井之間。爭飲食于傳舍之內。以就好賢之名。而成輕

侯王之節。若此者。無獻子之家。而實有獻子之家者也。於是聲聞于諸侯。而權重于國。封地日以侈。奉邑日以廣。大夫卽欲不自有其家。何可得哉。然則幸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而又不然大抵權門赫奕之氣。多成于承旨藉餞之人。居勢者不自知其勢之可尊也。有慕勢而來者。而勢尊矣。有來而善張其勢者。而勢益尊矣。推崇之事。盡則箕踞少閒。遂驚其有屈己之奇。知其庭必無賢者之跡也。此固獻子之有賴乎五人也。若夫賓客諛佞之風。又多開于驕矜縱恣之主。附勢者不敢遽謂其勢之可親也。有乘勢以招者。而勢親矣。有招以益重其勢者。而勢愈親矣。頤指之習。成則迎合至深。反謂其有忘形之雅。知其入必無正直之交也。此則五人之有賴乎獻子耳。不然者。五人。有高世之行。而獻子無樂道之誠。此五人者。必不得合。卽合焉。

而嫌隙生于燕媒之間。讒譖來于忌嫉之口。獻子之家。又安得  
五人之名而稱之也哉。且獻子以百乘之家而求友。天下聞聲  
影附。進于前者不可勝數。要皆求友于獻子者也。而獻子之友  
卒僅以五人著。是五人以外。皆不與之友矣。其不與之友何也。  
有獻子之家者也。然則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其以爲幸也亦  
宜。非幸獻子。幸五人也。幸五人。卽所以幸獻子也。不然。此五人  
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嗟乎。世流日下。朋友道衰。布  
衣昆弟之好。每見棄于仕宦之時。平居道路之人。忽言歡于顯  
榮之日。至于曳裾侯門。雖執鞭有欣慕焉。或且挾其聲勢以奔  
走天下。天下不以爲非。交遊不以爲恥。若而人者。不惟孟大夫  
所斥。亦五人之罪人矣哉。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古

正編

曰請無以辭卻之節

請無以辭卻之。辭字與却字不連。請字與無字不連。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節

充類至義之盡也。本句解猶盜之云。言外見非盜之義。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節

兆是端倪。端倪卽從本體流露。但有大小微顯之分耳。非于大道  
外。另有隱曲周旋作用也。大士文甚暢晰此旨。而不覺手滑時。  
又忽墮作用界去。亦熟處難忘耶。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節

**揆文** 輒大不孝。美諡以愧其心。後儒之解春秋。每有此論。朱  
子辨之明矣。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章

此章論聖賢出仕之大略。盡于是矣。顧人之自處何如耳。毛義奉檄而喜。伊川不爲妻乞封。其義一也。

退之爭臣論。永叔司諫書。俱從此章脫出。始進以正。爲貧爲道皆有之。

美官不過多得錢。此宋太祖愚弄武夫之言。不謂今日學士大夫竟奉此爲安身立命之術。

### 爲貧者辭尊居卑節

爲貧之仕。只合講富。如何論尊卑。尊卑所以爲貧富也。

### 辭尊居卑節

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此中正有學問。并非傲物玩世之謂。

學者果有本領。便自無所不可。只問今日我當自處何等。當如何盡職耳。纔說有輕世玩物之心。便非聖賢學問。曰非百里才。又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五

主編

曰大事不糊塗。小事糊塗。只是本領不濟耳。

### 孔子嘗爲委吏矣節

貧仕固不爲行道。然其所以不爲行道者。卽貧仕之道也。辭尊富而居卑貧。卽行貧仕之道也。故位卑立朝。易地則皆然。會計當牛羊苗壯長。卽是地平天成。萬物得所手段。事有大小。道無大小也。若位卑時身不行道。立朝時亦無道之可行矣。孟子引孔子作樣子。豈爲貧仕者開方便法門乎。

歸有光文。君子不能行道于斯世。而至于爲貧而仕。宜若可以苟

焉爲之。而不知禮義所在。無時而可苟者。此透頂之語。人不

解道。使其出入無悖。芻牧有方。云云。會計牛羊中。卽見全

體大用。此便是曾點暮春一段。具堯舜氣象也。○仕原主行道。爲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處處從未

後一句倒折入來。方見爲貧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責任大小輕重不同耳。是亦道也。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此于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中。看出絕大本領。方見聖人仕止久速。無時無事。不是平成手段。直至堯舜事業也。只浮雲點太虛。此是甚境界。如是講而已矣。豈是苟且了得。此不是太僕。莫想容易道著也。

### 位卑而言高節

道不行。句。應仕非爲貧也。句。位卑言高。句。應有時乎爲貧。句。結所以然之故也。大意側重爲貧者辭尊富而居卑貧一邊。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曰君餽之則受之節

子思不受之下。蓋字之前。正有下節善養意在其中。閒。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夫

正編

繆公此閒。正要想出法來。奈何以無餽便了。

今日之臺無餽。正由于前日之亟問亟餽也。蓋字只是直接。更不再作一轉。商量出善處之法。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節

只是鼎肉兩字。上節讀得略重。此節讀得略輕。上節讀得略遲。此節讀得略快。中閒許多意思。便已了了。此程子點掇念詩之妙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且君之欲見之也節

文南英文爲其多聞而師之。萬章原不說師。孟子謂多聞。則已

可爲師耳。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節

本爲不見諸侯。說到君欲見賢。夫義路也。以下又轉收到賢人身上。若再根見賢。則顧賓失主。却又脫離不得。

夫義路也。四句緊承欲入閉門句生出。不是辨讚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爲諸侯不以義禮耳。此正對答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嚴。

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義禮從此出耳。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爲禮。非二道也。但上文從門字落。人易認禮字爲重。不知引詩只說義。故註云。證能由是路之義。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此章不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己分量識見。恢廓上去。可見誦讀論世。卽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性命關通處。非永嘉博辨古今。徒成个沒頭學問也。上蔡熟舉史論。程子斥其玩物喪志。及程子看史。却一字不遺。上蔡初頗不服。後乃悟其妙。做話頭。接引後起。熟思此章之義。此話頭如桶底脫矣。上節言人之分量。下節乃言其識見耳。上節數層。只要襯出爲未足三字來。以見其尚論之識如是也。若分上節爲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而以下節爲友古人。兩節一串直下。有層級而無異同。則真不會誦讀詩書者也。

須知論世尚友。不是教人輕作史論經解。妄批駁古人一通。如蘇氏文章。定以翻案見奇。後世祖述。不論義理。開訶佛罵祖之訣。此又尚友之罪人也。孟子大旨。是教人去格物窮理。卽所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耳。明得此義。上下節本是一串。

首節

鄉國天下是分量。不是地方。

天下善士。是頂一號人。如郭有道黃叔度諸人。猶未足以當此。學者伸紙舐筆。便要見得其人身分始得。若徒作聲氣應求之言。猶是八寸三分帽子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節

取善無限量。在人志識耳。以爲二字要說得好。

**熊伯龍文**云云。評他所見。只到得論古二字。不道此章總爲一箇善字。是大脫卯處。

又尚論古之人句。逗住。是接應上句語。虛籠下四句。下四句是此句之緣起方法。頌詩二句。要跌起下知人論世。

**陳龍文**有志於天下者。必結納當世之偉人。而以意爲之。評此

章原不爲得志天下而設。開口便粗。與章意無涉。**文**老師鄙儒。守章句。拘文辭。茫然于時勢之殊。而是古非今。遂使大略者一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文** 正編

槩罷去。**評**吾嘗謂講章所以招邪說。卽此意。然只爲茫然于道理。故并時勢不知也。**文**儒鄙之家。好論其理。至于空虛。而必入于迂腐。其治亂興亡之故不知也。**評**好論理。安得空虛。空虛迂腐。正不明理耳。明理安有不知治亂興亡之故者。**文**浮慕前修。強求其合。則以上古之事。可興于末世。而天下受其害。好執一說。必求其全。則自大賢以下。不免于謫議。而通人疾其好。不知世固有異同矣。**評**古道未始不可興于末世。只是見淺力小耳。其意專譏程朱。乃所謂不論不知也。況此豈止異同。**文**匹夫崛起之人。不見經籍。而行事暗與古合。或偶舉古人一二事。而瞭然能知其成否。此其能審大勢論大端也。**評**然則不必誦讀。而竟論之知之乎。全不是論世知人道理。頌讀論知。總以求古人之善耳。非謂通達上下時勢也。尚友只爲明善。如孟子尚論伊

尹伯夷柳下惠能斷其皆聖人而願學則歸孔子是爲善類  
論知爲友善之極則此只做得精于史鑒以立功名之說故不  
但詆程朱并有輕孔孟之心學者所當戒也又宋人盡貶漢唐  
而奉周公孔子吾恐古人不我友也又滿肚痞塊爲害在此如  
其言將周孔不足專奉耶可怪矣人每怪宋人苛論古無完人  
以爲好譏彈非也宋諸子論古之嚴正是爲已求精亦以愛天  
下後世耳卽如揚子雲未嘗不稱其好學而賢然使不爲莽大  
夫不更賢乎好譏彈者私也惡也辨析研窮以求至善使後世  
可法此公也善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能尚友友善者  
以友求善也非私其相好亦非周旋古今也

論世惟孟子爲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爲聖人孔子之爲至聖  
皆古無敢言而確然定之至今無以易或以詩書論或不以詩  
書論此孟子尚論隻眼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三

九

正編

春秋之書亂而折衷于孔孟漢唐之書亂而折衷于程朱論世不  
得聖人之義是非橫決徒以書禍天下耳今日議論亂甚矣其  
孰從而折衷之乎

古今讀書弊病大約不出穿鑿附會耳

讀書論世中至味說得津津痛快以視舍詩書名  
教之好滾滾馬頭塵其所交盡浮薄齷齪之徒蠅營狗苟塗抹  
淫哇居然共命風雅以逐臭攫金爲心不復知世間有廉恥事  
不知于讀書論古何如也三復斯篇惕然有省

齊宣王問卿章

王勃然變乎色節

呂瞿良文云云從庸君心坎中搜索出一時情事覺得利害切

身。又是不可言之隱。被田舍翁不曉事。唐突及此。又不敢直叱其言之非。又自以爲有容忍。令左右不洩。不測不覺。默然時已露出勃然變色之狀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三終

孟子

二十

王



